

情繫文匯 緣聚專欄

編者按：在本報迎來創刊65周年之際，一眾專欄作者好友踴躍道來與本報結緣的經過，以及之後發生的種種引人關注或打動人心的故事，抒發時代變遷下，作者、讀者與傳媒力量這三者之間的交織與互動關係演變。讓我們細細品讀專欄作者的「文匯緣」。

我與《文匯報》的一段因緣 小蝶

劇評人，
〈演藝蝶影〉專欄作者涂小蝶

我這數個月來非常忙碌，有些稿約也被迫推掉。可是，當我收到《文匯報》為慶祝成立六十五周年而邀請作者撰稿時，我便跟自己說：「即使我通宵不寐，也要撰寫此稿，因為我與《文匯報》的緣分實在太深厚了。」謝謝副刊部的邀請，讓我可以將我和《文匯報》的淵源與讀者分享。



涂小蝶生活照。 作者提供圖片

我和《文匯報》的因緣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天，一名朋友約了當時副刊主任方芳午膳，卻因臨時有事而要爽約。湊巧我在她身旁，她便請我代為赴約。雖然朋友的安排稍欠深思熟慮，我趕到酒樓時方小姐亦早已等候，難得的是方小姐體諒朋友的困難，並樂意結交我這名不速之客。我們一見如故，一頓飯後迅即結成好友。她欣賞我對寫作的熱誠，未幾即邀請我為《文匯報》撰稿。之後十多年，我一直是《文匯報》的專欄作者。有段時候我與方小姐共撰〈芳草蝶夢〉一欄，而大部分時候都是在完全屬於自己的〈蝶影〉專欄內筆耕。家中的傳真機有一個鍵是屬於《文匯報》副刊的，我也自製了專為撰寫《文匯報》專欄而設的原稿紙。那時候，好朋友美美小姐每天代我將我的專欄剪下，細心地貼在一本本的剪貼簿中。這些年來我搬了多次家，但這些剪報我至今仍然珍藏着，剛才我選禁不住拿起其中一、兩本回味一番哩！這些剪報不但記載着我那十多年來的遭遇、思想和體驗，同時亦以文字保留了香港一段頗長時間的社會情況，更加代表我和《文匯報》之間的深厚連繫。

空閒時，我偶爾也會客串為副刊和《百花周刊》撰寫不同類型的稿件。謝謝方小姐厚愛，給我這麼多機會與《文匯報》的讀者以不同形式見面，亦讓我拓寬了自己的眼界和磨練文筆。多少年過去了，雖然大家各自忙碌，但每年我們都會在大家生日時互相祝賀對方，並且盡量抽空見面。回溯二十多年前與方小姐一次誤打誤撞的見面，竟然是開展我和《文匯報》一段悠久合作的契機。雖然我仍然覺得當年朋友的做法未及周全，但現時回想起來，我卻要感謝她臨時「捉我上轎」；否則，我哪得有機會結識方小姐，與《文匯報》建立如此深厚的情誼？看來我和《文匯報》是注定要遇上的。

我藉着多年來與副刊無間斷的合作，認識了如劉哲小姐、黃惠群小姐、魏天斐先生等多位編輯，其中劉小姐在接手副刊後亦給我很多機會鍛煉寫作。

哎，差點忘了一事——舍妹小虹曾是逢星期天出版、隨《文匯報》附送的《百花周刊》的記者。那時她剛踏足傳媒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有幸跟隨方小姐和劉小姐在副刊學習，獲益良多。三年以來，她撰寫了百多個專題報道，採訪了無數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和結識了不少社會名人、有能之士，開拓了視野、建立起人際脈絡，豐富了學識和增加了人生經驗。這名初生之犢十分投入副刊的工作，好動的她亦是報社員工活動的中堅分子，曾為副刊奪得報社舉辦的乒乓球女子單打比賽冠軍。她與一班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友誼，是一班同事眼中的開心果，令我好不欣慰。我看着她由一名青澀的「青蘋果」變成略有點社會經驗的傳媒人，慢慢地、愉快地

地成長，在傳媒行業打好扎实的基礎，這都是拜《文匯報》所賜。即使到了今天，小虹仍然對我這樣說：「我曾為不同傳媒機構工作，但若問我最開心的是哪一份工作，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是在《文匯報》服務的那三年的光景。」

方小姐和劉小姐榮休後，我和《文匯報》的合作亦暫告一段落。在此我要特別向這兩位前輩致謝，並祝她們生活愉快。

我和《文匯報》第二部分的緣分由現任副刊主管韓小玲小姐再度牽引。三年前，我撰寫了拙作《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舞台篇》，韓小姐知道那是一本值得支持的書籍後，親自出馬訪問鍾景輝先生，撰文向讀者推介。去年，我寫了同名書籍之《電視篇》，亦在副刊〈書評〉一欄評論拙作。我非常感激她撥出珍貴的版面給我這名熱愛寫作的劇團人的支持和幫忙。

韓小姐知道我對香港劇壇略有認識，去年邀請我為副刊采風版一欄每星期撰寫一篇與演藝工作有關的稿件，當時我受寵若驚之餘亦欣然接受，因為我終於可以與《文匯報》再續前緣，並且將我在演藝圈的所見所感與讀者分享，這便是「演藝蝶影」誕生的由來了。我借此機會再次致謝。自去年八月開始，我每星期以電郵寄上一文給采風版編輯張旭婕小姐。我非常珍惜這個寫作機會，五十多個星期以來總是在截稿前呈上稿件，不敢令工作忙碌的編輯費心「追稿」，彼此合作得非常融洽。

事實上，能夠成為《文匯報》副刊作者是我的榮幸，因為《文匯報》副刊的文學和藝術水平甚高，我曾經在拙稿這樣寫着：「我不是因為是《文匯報》的副刊作者便在此誇讚其副刊的貢獻，而是以一名喜愛演藝的讀者的身份表達我的讚賞……《文匯報》的副刊無論是人物或演出的專訪都很詳盡，令讀者在看劇前已對該劇目有所了解……劇評欄不單能提升觀眾看戲的水平，也能讓該劇的創作人知道其作品在劇評人眼中的評價，從而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創作，作出改善，提高水準……這些演藝劇目經過報章長年累月的報道、分析和評論，若將它們歸納起來，其實是一堆演藝歷史的史料。後人通過閱讀這些資料可以看出香港演藝行業在某個年代的發展輪廓和氛圍，所以這些報道和評論對於保留和記錄香港在這些年來的演藝情況起了莫大的作用。因此，我衷心地欣賞《文匯報》在這個講求商業掛帥的現今社會中，仍然保留着許多篇幅報道和推介文化藝術的工作這份堅持，我亦因為能夠參與其中而與有榮焉。」這些都是我由衷的心聲。

一道稿約，挑起了我憶起與《文匯報》合作十多年來的種種往事。我衷心希望我能夠與《文匯報》一起走着更遠的路，待報社慶祝成立七十周年時有更多故事跟大家分享，並祝《文匯報》繼續啟迪文化，四海通行！

前嘉禾電影宣傳總監，電台DJ，
〈杜亦有道〉專欄作者杜惠東

請呀！文匯緣 阿杜

筆者和本版之「文匯緣」可說源遠流長，屈指而溯，可說起於半世紀前，清楚記得是一九五九年第一屆「全運會」之時，那一年十九歲的高中生、筆者被選入「省代表」廣東少年隊，北上鄭州和北京參加全國聯賽。該年也是阿杜喪父不久，要申請到香港向嫁到香港的胞姐討兄弟之生活費，「登錄」二家姐是我兄弟之「經濟負責之家長」，第一次旅港，為期一周，稍作停留帶回廣州不少舊衣物和一大疊《長城畫報》等電影雜誌和約十份《文匯報》之週日文藝園地，由於是「進步刊物」，海關檢查全部過關，返港後成為本人考入大學後主要之課餘讀物。一九五九年北上全運會歸穗，父親之墳墓因政府建水庫而被全部淹蓋！父死後本人只祭拜過一年便五十年至今仍能對茫茫水庫遙拜。一九五九年十月只寫過一篇《祭父、樹靜、雲停，把墓前雜草掃個乾淨》之祭文寄到香港《文匯報》文藝園地刊登，兩個月後家姐在港收到通知代去領了稿費八元正，寄返廣州給阿杜，這就是本人生命中第一筆稿酬，也是由《文匯報》開始。



杜惠東最疼惜的兩位女子鄧麗君(左)及安倪杜如風。 資料圖片

那時《文匯報》副刊編輯有一位陶融，原來即是進步刊物《伴侶》之主編，即今日之名家秦怡，他又把阿杜小子之文稿拿到《伴侶》刊登，於是本人這廣東師大文科一年生居然在香港有過兩個「地盤」，從此此稿約斷斷續續和《文匯報》文藝副刊延展了五十多年之寶主之約。本人上世紀六〇年初來港做紡織染色技師，到轉為下海任水手，到「走佬」上美國做非法居留人、紐約華僑會功夫助教，直至一九七〇年「上岸」遞解出境返港做記者，入電影界傳媒行輾轉至今二〇一三年，由少至老，由老至「老屹屹」。半世紀有多未與《文匯報》斷過「文匯緣」，由讀者、作者到曾為文匯做客串記者，可謂因緣深遠，其中海上飄泊近廿載，風來浪去，「死過回頭」不下四、五次，直到今天，唯一女兒杜如風長大成人，成了知名旅遊作家，並無抹煞老夫招牌，可堪告慰，而每年書展，女兒著作都好賣過老夫作品多多，實已是生平之慰。

最近青春老嫗姊妹來電囑寫之「文匯緣」，當即遵命，回首往事言簡意賅，以儉江湖佬爽朗個性，半世紀生涯，半小時寫完，拖泥帶水非吾之作風，讀者老編千萬原諒則個，請呀！

資深傳媒人，
前台灣《聯合報》香港新聞中心主任，
〈隨想國〉專欄作者薛興國

《文匯報》鍾情記 興國

內人是台灣人，嫁雞隨雞，只能隨着我這個不成才的「外子」，來到香港。十多年前初來香港時，她時常都想看的，是台灣新聞。而我當時是在傳媒界服務，辦公室裡甚麼報紙都有，當然包括台灣報紙了。所以她偶而會來我的辦公室閱報，初時以台灣報紙為主，慢慢開始接觸香港報章。但是，對於大部分的港產報紙，她因為編排方式不習慣而放棄閱讀，只是隨手翻閱。

有一天，看到她竟然細心閱讀《文匯報》，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文匯報》的兩岸新聞很多，而且編排方式適宜閱讀。以後，我家裡就看得她每天都去購回的《文匯報》了。

她對《文匯報》的閱讀時間愈來愈長，從早期的兩岸新聞，發展到後來的幾乎全部細閱，因為她在香港認識的朋友多了，特別是我有不少朋友都在《文匯報》上寫稿，像阿杜、黃仲鳴、鄧達智等等。

她說，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不對中國國情有所了解，看《文匯報》正好可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而她最喜歡的，是對內地各處的介绍，有些地方她曾經到過的，便勾起回憶，未到過的地方，更計劃將來要去看看。對於去過的省市，發現原來還有很多地方當初去時未遊歷到，會質問我，當初為什麼未去？我只能苦笑。中國地方那麼大，怎能全遊？只能回答把資料剪存起來，以後有機會再去。

她生性不喜八卦，所以對於《文匯報》的娛樂新聞不以誇大的方式來報道，非常喜歡。而體育新聞的全面，我和她都特別喜愛，因為我們常常關心的運動，不限足球，我個人喜歡羽毛球、跳水、排球等，但不少報章都偏重足球為主，一些我們喜歡的運動，遍尋不着，但在《文匯報》



薛興國在敦煌留影。 作者提供圖片

裡都能找到。

我自己喜歡《文匯報》的地方，就是常常能從裡面的文章，讀到與別不同的觀點。我這種從事新聞行業的人，最需要的是看不同的觀點，獲得啟發去作出獨立的思考，如果人云亦云，日久就等於被洗腦了。現在我從事新聞教學，常常對學生說的，就是不要被單一觀點牽着鼻子走，一定要看相反意見，養成對正反意見的思考，才能有自己的觀點，才有獨立思想。

內人和我都喜歡看京劇，而我又喜歡粵劇，內人雖然和我去聽過幾次粵劇，但礙於語言隔膜，不得不放棄，而《文匯報》更時時有京劇和粵劇的消息報道，亦是我們鍾情的地方。

近年的《文匯報》，不時作出銳意改革，內容愈來愈豐富，我們家人想看的新聞，都不缺少，令人愈發花更多時間去閱讀。在這個說是電子報的時代，我們一家人卻愈發以更多時間來閱讀《文匯報》，對《文匯報》愈發鍾情，就是因為常常從中得到訊息、知識和啟發。

語言學人，香港作家協會副主席，
〈琴台客聚〉專欄作者潘國森

文匯琴台聚客緣 潘國森

二零零六年仲春，梁立人兄來電說他因為事忙，在《文匯報》副刊的專欄未能兼顧，要我接手。然後副總編輯張晴雲先生約我到報館見面，無非是循例聊幾句，張先生說既是梁先生推薦，一定可靠得過。我與立人兄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雖然對人間世事的見解未盡相同，但有異有同。交情則淡如水，可以數年不見一面、不通一信。

那時《琴台客聚》這個欄是一星期七天見報，立人兄倦勤，由積德兄和我輪流執筆，即是每兩星期一篇。立人兄本業搞戲劇，兼職電腦科技，許多風行大中華圈的經典劇集都是他掌舵，積德兄是編劇，立人兄手下一員猛將是也。

張老總說這個欄的文章題材不拘，可以自由發揮。既是兩星期才見報一次，當然不能怎麼評論時事，一千餘字的篇幅，談天說地倒有餘裕。「開檔」早期，寫了些介紹中國特色的性教育，讀史感想（較多漢末三國事），還有香港教育問題，以及中國語言文字的討論等等。

有一日，我的上司副刊編輯大姐要我提前交稿應急，原來龐眉生先生事忙要休息一天。編輯大姐是我們香港大學的校友，上司有命，又是漂亮的大姑娘，當然「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何況區區拙文？

後來，素未謀面的龐先生也倦勤，編輯大姐可能見我辦事尚算「勤快忠誠」，便發電郵下達軍令曰：「以後每星期多交一篇稿！」於是我就由每兩星期寫一篇，變成每星期寫一篇半，原先立人兄處半篇，再加龐先生的一篇是也。

再後來版面重組，《琴台客聚》改為五天見報。我另一個上司，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老教授」原本一星期兩篇改為一篇，與下屬「森仔」（此稱呼為黃總專用）工作量等同。而吳羊璧先生則離開「琴台」而「另起爐灶」，皆因吳公每次都是論史。

《琴台客聚》按傳統規矩，三天前截稿，所以只能寫不太受時間限制的文字。不似現代作業辦法，



潘國森(左)聯贈蔡幸娟小姐(中)，旁為香港蔡幸娟歌迷會副會長鍾國風。 作者提供圖片

我曾經在他報寫個小欄目，明天見報的文字，前一天黃昏六時才截稿。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全面用電腦寫作，在「琴台」流連數載，每一篇都有電子紀錄，已寫了近四百篇。

與《文匯報》之結緣，也非盡在「琴台」，本報的副刊還可以容納二千來字的「長文」，若分兩日刊登，就可以寫到四五千字，按二十一世紀香港報界的習慣，實屬罕見。《琴台客聚》欄目字數的上限是一千二百字，再長的文章，就要另外投到副刊其他園地。因為我已有自己的「地盤」，所以也不好經常寫其他長文來爭那寶貴的篇幅，但是幾年下來倒也寫過些書評和藝評。

二零一二年年初，因為文友鞭策催迫，二十天之內學會格律詩，《琴台客聚》這個方塊，又成為我以詩草獻醜的地方了。

今天老總和上司大姐都換了人，這回上司大姐吩咐我談談這段「文匯琴台聚客緣」，準時交差，未敢怠慢也。